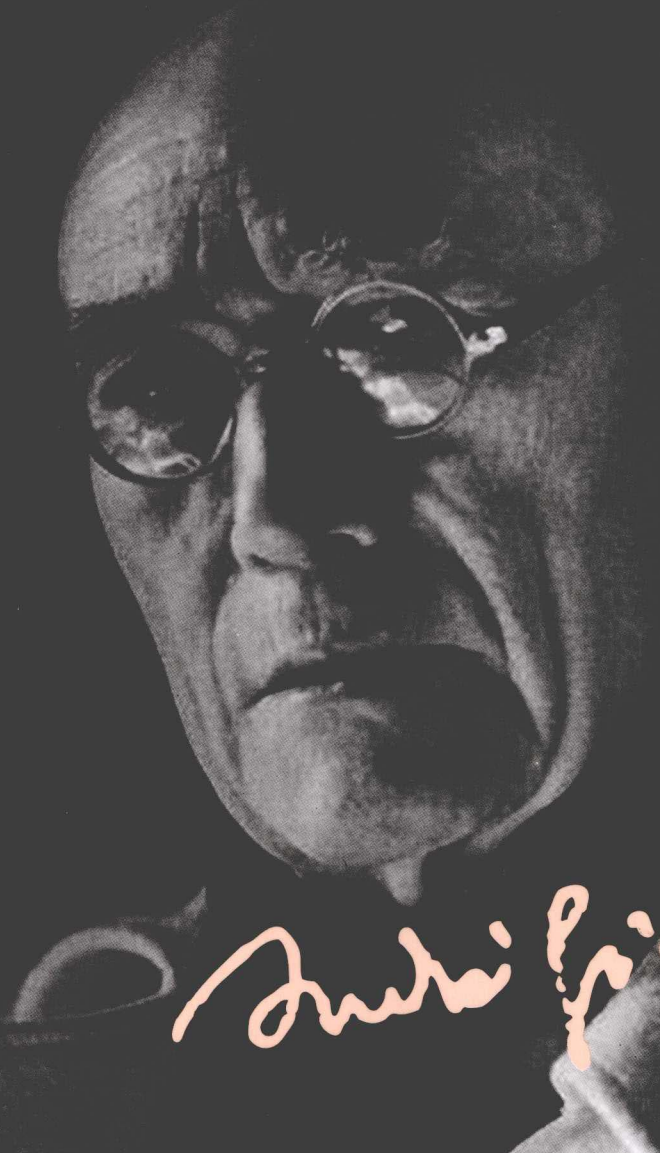


盛澄华 著

盛澄华
谈
纪德



André Gide.

盛澄华
谈
纪德

盛澄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澄华谈纪德/盛澄华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495 - 1513 - 4

I. ①盛… II. ①盛… III. ①纪德, A. (1869 ~ 1951) - 人物研究 ②纪德, A. (1869 ~ 1951) - 文学研究
IV. ①K835.655.6 ②I56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2940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策 划: 魏 东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9 字数: 170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 - 2925888)

前 记

这本集子,附录除外,共收九篇文字,称“研究”,似乎口气嫌重了一点。其中最早的,写于一九三四年;最晚的,成于今年一月。将近十五年来我所发表的论纪德或与纪德有关的文字,大体已都在里面。

各篇文字,性质很不统一;有为译书而写的,有为各文艺刊物编者的催促而写的,也有为社团演讲而写的;因此,重复之处,在所难免。这次收编成集,除校正、删节,及人名书名使尽可能划一外,大体仍是原先发表时的面貌。附录中暂先刊出一部分纪德近年手札,这对读者认识纪德,或能略有帮助。

此书出版,友人中得助于辛笛兄的地方最多。此外佩弦先生也一直鼓励我完成这工作。今日拉开抽屉,还积存着不少他的园内短简与便条,其中之一说:“我赞成早些将您论纪德的那些文章和往还书信印出。这年头有书总是赶紧印的好。我觉得抓住现在这句话很好,特别是我们的现在。”但朱先生已于周前凄风苦雨中

II 盛澄华谈纪德

长逝，园内从此失去了一位可亲的师友，文坛丧失了一位诚实的作家。

执笔书此，正当清华园遭军警昼夜包围的第三日，人人无法进来，也无法出去。但园内依然静穆安谧，窗外是秋蝉，鸣禽，藤萝，绿阴……只是这“现在”不仅快抓不住，且也已不值得去抓住。黑夜步步逼近，待它吞噬尽一切时，曙光也终将来临。

盛澄华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于北平西郊清华园

目 录

安得列·纪德	1
《地粮》译序	13
试论纪德	19
《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	96
普卢及其《往事追迹录》	153
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	161
纪德的文艺观	177
介绍一九四七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纪德	200
纪德在中国	221

附 录

纪德作品年表	228
纪德书简	231
忆盛澄华与纪德	辛 笛 244
父亲辛笛与他的挚友盛澄华	王圣思 250

安得列·纪德^{*}

纪德近来在点滴地被介绍到我国来。

这一位法国当代最大的散文家，今年正六十五岁。称他散文家，实在是一句极笼统的话；纪德不但是小说家、思想家、文艺批评家，而同时也是诗人。

在法兰西爱明朗、轻快、流畅、有条理的国民性中，纪德是一个小小的例外。我不是说纪德没有这些他祖国的风格，我是说他有比这些风格更可宝贵的东西，因为，除了他应有的一切以外，他还有极坚强的个性与独创性。这些，却是一般法兰西作家所缺少或是不足的。

这多少由于纪德的家庭环境所致：纪德的父亲生长于法国南部，而他母亲却是北部的诺曼第（Normandie）人；因此，由他父亲那方面带来的是接近于意大利的 Provençal 的气质：明朗的阳光，愉

^{*} 本文原载一九三四年《清华周刊》“现代文学专号”。这是我在学生时代的试作。其中并无一己见解。所用材料多系袭取 Léon Pierre-Quint: *André Gide, Sa vie et son oeuvre*。

快、轻捷、火热的心，微笑的眸子；而由母亲那方面带来的却是北方人的固执、沉郁、结实的体质，铁硬的心。纪德是更爱他父亲的，但他父亲却在他十一岁时便已去世，此后的岁月，纪德——这早熟的孩子，便不得被幽囚在峻严的母教下，从而，激动了他日后对家庭强烈的反抗。

纪德的姑母克拉拉是一个十足蒲尔乔亚的典型。她坚持着旅行非坐头等车不可，进戏院又非包厢不坐。纪德的母亲终年穿着黑色的衣服，整个家庭笼罩着幽郁的阴影。纪德是不许离开家门一步的，他母亲的格言是：孩子用不到发问，他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因此当纪德稍长时，母子间的隔阂几成无法避免。

不久，青春的欲火开始燃烧在少年纪德的心头，但严峻的宗教影响却使他对无法遏止的肉欲发生极大的颤栗。一个春日的傍晚，当他看到街头的神女跑来和他搭讪说：“标致的年青人，不要怕！”他几乎吓得眼泪都挂下来了，他把这事在当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可怕！可怕！假使这样的就叫作生活，我情愿永远在梦幻中……在梦幻中！”

接着，读书欲也开始发酵起来，雨果（Hugo）、波特莱尔（Baudelaire）、海涅（Heine）的诗篇，都曾使他沉醉；但他一生中受影响最大的两部书却是：《圣经》和《一千零一夜》。

在他十二岁时，他的表妹 Emmanuel 是他唯一的游伴。童年的爱！难以忘怀的童年的爱！当他年岁逐渐长大时，对于这位童年的游伴的爱情也显得愈切。他决心要写一本书，心想书成以后，便不难博得他衷心念念不忘者的欢心。他母亲对于儿子想作著作家的愿望倒是极为同情的。她把印刷纪德早年著作的用费也列入在家庭预算项下。为要著作，纪德便自早至晚把自己锁在室内，他把

钟表全停了,在室内除了书桌只留下一架钢琴。每当思索得疲倦时,他便探首窗外:啊!栗树花正盛开着!他宁静的心再不能安定,青春的欲火一刻不离地纠缠着他。

他变作极度不安。他幼年的家庭教育从没有启示过他这一刻的来到。“怎样好呢?”他踌躇起来;“莫非真的我非委身于踟躅街头的可怕的女人吗?”他想把自己的面具拉下,但是他所受的清教徒教育却又阻难着他。这灵与肉的斗争即是他第一部小说《凡尔德手册》(*Les Cahiers d'André Walter*)的主题。

《凡尔德手册》于一八九一年匿名出版。但出版以后竟使他大失所望:没有人能认识这作品的真价值。于是,他设法把自己的书寄赠给素不相识的作家们。这次却应验了,他立刻被当时象征派大师马拉尔美(Mallarmé)和勒尼哀(Henri de Régnier)等所赏识,很快他便被介绍进当日的文坛。这时青年人中与纪德友谊最密切的是日后有名的肉恋讴歌者鲁意斯(Pierre Louys)以及今日法国文坛最享盛名的哲理诗人梵乐希(Paul Valéry)。但以纪德的羞涩与不善交际的性格,处处他感觉自己行动的笨拙。虽然他日日辗转在象征主义派作家群中,但他总觉得他所要探求的真理丝毫没有得到,于是在一八九三年十月(当时他二十四岁),他决定和友人 Laurens 出发赴非洲旅行,以冀在烈日飞沙中觉得宇宙真理的启发。

日光,沙漠中高大的植物,赤裸的孩子们……大自然的一切增强了他对生的意志。远离文明的嚣扰,宗教的毒素,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发见了自己。他不再疑惧,他不再对肉欲发生颤栗,他沉醉在一切可能的快乐中。在这情景中他开始写他的《地粮》(*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虽然这沙漠中的两个年头,他的健康常受到威胁,但他的心灵却是自由的,痛快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富诗意的

两个年头。

但当他回到巴黎时，一切幻梦全遭破灭。巴黎的咖啡馆依旧，巴黎的象征派诗人们依旧，一切依旧！在极度的失望与伤痛中，他几乎想自杀。但不久，他的母亲死了，接着他便和他的表妹 Emmanuel 结了婚（一八九五年十月八日）。虽然他用种种方法想使他所心爱的人快乐，但他自己却丝毫不曾得着期望中的快乐。两种矛盾的力仍在他心中作梗：《一千零一夜》与《圣经》在他心中作着不断的斗争，他想使它们协调、融合，但这可能吗？于是他疑惧，他彷徨。

这时他旧日的朋友各自星散：梵乐希已隐迹他处；鲁意斯因与纪德性格太相反，两人也早断绝了关系；就连以前极赏识他的勒尼哀也不再和他来往。他自己印行的作品又无销路，他觉得一切只是空虚。那时他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一点事也不做，既不看书，也不写作，整个春天我等待夏天到来，一到夏天，我又企盼着秋天了。”他不断地旅行：德国、奥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小亚细亚……十年之中单就北非洲他就来去了五六趟。内心的斗争，灵与肉无法谐和，不断鞭笞着他。在近代作家中，除了尼采，对于追求真理的热情怕再没有人及得上纪德了。

日子渐渐过去。到一九〇七年，纪德对于工作的热忱才逐渐恢复。这时他的《浪子回家》（*Le Retour de l'Enfant Prodigue*）已出版，《窄门》（*La Porte étroite*）即将完成，在读书界中他的作品也渐渐被人注目起来。多年来的疑虑、焦躁、不安，心内的斗争培养了他对人的教导热忱，很多年青的写作者都从他那里得到极大的启发。日虹（Chéon）、哥克多（Cocteau）、里维埃（J. Rivière）都是受纪德极深的感动的。这时年青人对纪德的景仰与钦服正和纪德自己是年

青人时对马拉尔美的热情相仿。在他的枫林别墅(Villades Sycomores)中,他恳切而和蔼地接待他的造访者。他永不使人失望,他把自己所知道的谆谆告示给人。他的热诚,亲切,与同情予人很深的印象。他一生挣扎,结晶成一句格言:“让每个人依他自己的意向去做,只要他的方向是向上的。”

一九〇九年二月(他四十岁)他主办的《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简称 NRF)正式创刊。写稿的大半是他的友人,但他们决不谦让,各人对自己及他人的作品都毫不客气地相互批评,有时对于一字的上下也花了长时间的商酌。《新法兰西评论》的主的是在澈清当时文学作品的商品化,他们大胆地主张回复到真正的古典精神,回到真正的内形完整。一九一一年杂志开始发行丛书,最初出版的如纪德的《依莎培尔》(*Isabelle*)、克劳台(Claudé)的《抵押品》(*L'Otage*)都极受读者的赞誉。

但正当纪德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这时他的老朋友们却又都皈依依旧教(天主教)来了。一时这影响传布很快,查姆(Jammes)、克劳台、里维埃、日虹,都站到纪德的反对方面去了。这时纪德的讽刺小说《梵谛冈的地窖》(*Les Caves du Vatican*)正出版,他因此受到朋友们的很多指责,但他怎样也不愿被他们牵入宗教的狂热。一九一四!欧战爆发!纪德便加入后方工作。战争狞恶的面目使一般意志薄弱的人文愈深入宗教的狂热。一度纪德的老朋友们又苦苦劝他皈依。当劝告无效时,他们又用种种方法去激动他的良心。最后纪德被迫得忍无可忍,便毅然发表他的《哥丽童》(*Corydon*)和《如果麦子不死》(*Si le grain ne meurt*)。前者是一本用对话体探讨同性爱的论著,后者是他的自传。纪德一生追求真理,最憎恶的是假道德、假仁义,一切虚伪的虚伪!如今他把自己一生

的挣扎赤裸裸地公开在大众面前了。他顾不得人们的评责、讽刺、咆哮,他只求良心作裁判。“让每个人依他自己的意向去做”,他如今不再疑惧,他已撕下了人间一切面具,展开在他目前的是他自己选定的大道。

第一次欧战告终时,纪德已五十岁。他把要说的话像已全说出了,他感到满身轻松。闲暇时他开始跑跑音乐厅、马戏场,当卓别麟的滑稽片初次在法国上演时,他也跑去看。至于文坛方面,虽然仍有人竭力攻击他,但他置之不理。像一切伟大的作家一样,他的作品是为后一代而写的,他不希罕同时代人的赞誉。几年以后他又出发赴刚果(Congo)旅行,当他的巨著《伪币制造者》(*Les Faux Monnayeurs*)出版时,他自己正在旅行中。

但这一次殖民地的旅行,却造成了纪德的一个极大转变。当他身处刚果时,他才体验到马克思学说的真实性。种种呻吟挣扎的社会问题,那时才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眼前。他的良心起了激动。他认清殖民制度只是毁灭整个民族的一种工具。他毫不犹豫地预备把他所看到的一切不加粉饰地记录下来。他的《刚果纪行》(*Voyage au Congo*)本身即是对整个欧洲殖民政策的公诉状。他明知道他的书出版后会受攻击,但他顾不得这些。需要的话,他准备和一切恶势力斗争。他的工作最初只在暴露殖民地当局的种种残暴与黑暗,但当资本主义的现实性闪过他的脑筋时,他一生爱真诚的性格使他不再能对现实闭上眼睛。他不得不转向苏联。他在近作中写道:“我愿高呼,高呼我对 U. R. S. S. 的同情,我愿一切人们听到我的呼声,我愿我的呼声发生效力,我愿在我活着的时候,亲眼看到这伟大的尝试成功,我衷心期望它实现,我愿效我的微力助它实现……”

今日的纪德已摆脱了一切旧道德的束缚,恶势力的牵制。他眼前是灿烂的未来。他说我们只要迈步前进,我们不难达到我们所期望的自由人的社会,不难达到一种真正的个人的结合,“在那里各个人的自由发展正是大众的自由发展”。

以上我们已把这位当代大作家的一生草草划下了一个轮廓,现在再就他作品的诸方面试作剖析。

一般法国作家所关心的多是他们作品中人物的理智、热情以及家庭间的关系,而纪德所最感兴趣的却是个人对自己的,以及对一种不可捉摸的力(姑名之曰神)的关系,因此,所有纪德的作品只是一种道德问题的连续争论。纪德一生的挣扎,一生的不安即在摆脱旧道德、旧理教,从而创造一种新的个人的伦理观。要达到这一步,他不得不竭尽心力去分析一切人类内心生活的动机,而从这一种实际生活的观察与分析,产生出他艺术上的法则,所以,在纪德的作品中,道德、心理与艺术三方面是永远分不开的。

纪德作品中的人物差不多都作着一种不断的内心分析。这里个人显明地被分置在两个壁垒:一方面是动作着的我,而另一方面是在观察与判断的我。所以纪德的作品很多都用日记体写成,因为只有这体裁最适宜于内心生活的分析。有时他也把叙述与日记并用,如《伪币制造者》即系一例。在那小说中,纪德以小说家爱德华的日记作骨干,而另一方面则又以作者的立场予以叙述与分析,这样读者不但能从爱德华的日记窥出他的内心生活,而同时可由作者的叙述反映出实生活的行进。纪德以为这是写小说最适宜的一种手法。他以为每个人的生活常是由两种相反的力所构成。这两种力的相互排挤、挣扎,才形成一切生命的源泉。所以在艺术中

我们有想像与现实的对立,在意识中有思想与行动的分歧,在社会中即形成个人与集团的抗衡,在恋爱中即形成情与欲的冲突。因此他的作品所表现的常是一大片战场,在那里上帝与恶魔作着永远不断的角逐。

这一种内心冲突在新教徒(Protestant)的生活中为尤甚,纪德自己就是极受 Protestantism 所影响的一人。这一种心内冲突的结果,每使人做一件事不期然地发生对做该事的遗憾,结果人除自杀一途,便无路可通。纪德自己所以能摆脱这危机,全因为他已能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已能客观地把这事实的症结应用到他的作品去。《伪币制造者》中爱德华与萝拉的关系即是最明显的例子。

纪德因为明白察觉出每个人自身中的两种相抗的力,所以第二个步骤他便不能不站在这个立脚点上来揭破一切现有道德的虚伪性。这里我们不妨以他的小说《田园交响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作例子。书中的主角是一个有妻室的牧师。牧师在刚死去的一个穷苦的老妇人家里,发现了一个年青的盲女。当时凭着宗教家的仁慈,他不顾自己妻子的反对,毅然把她带回家来抚养,并且用了种种方法去启发她的愚昧,这样逐渐他和那盲女变得非常亲密。事实上,这时他所经历的已早不是牧师的仁爱,但他自己并不觉察这一点;因为他那慈悲为怀的责任心已偷偷地把那应受非难的情欲,骗过了自己的良心。他对自己说:“上帝指派我一桩仁慈的义务。我不能对这义务稍作畏缩,不然我就是一个卑怯者。”但是戏剧的开场却还在牧师的儿子。这年青人对那盲女同时也发生了爱情,但当他请求他父亲允许他娶盲女为妻时,牧师便捧出种种大道理来阻难他,最后强迫他出外去旅行。

这场戏的精彩处正是牧师自身那种崇高的虚伪。他欺骗着自

己,以为他自己的举动才是正当的,才是上帝的意志;而殊不知人的爱欲较人自身还强,而这爱欲又极能藉道德的庇护而骗过了自己的良心。人们往往能设法寻觅种种正大高尚的名义去掩饰自己的卑怯行为,因此纪德以为愈是虔诚的人,愈怕回头看自己。因此固有的道德的假面,才成为他唯一的屏障,唯一的藏身之所。这也就是所以使牧师信以为他对盲女的爱欲只是一种纯洁无瑕的慈爱。

如果说弗洛依德(Freud)在病态生活中指出了人类本能的活动,那末纪德在这儿所发现的,正是常态生活中的本能活动。要之,两人都把个人内心生活的移转看作是一种潜意识的活动。人们的情欲在无意识中正像植物的根在土中觅食一般。当这些根遇到石块或是足以阻碍它发展的东西,它就很巧妙地形成与阻碍物不相抵触的形状,因而能安稳地生存。一切只见到植物在土上发展而不知道植物还有它土内的另一种发展的人,同样在人性中也只见到了光明的一面,而忽视了人性更复杂,更黑暗的另一面。而纪德一生孜孜不倦的努力却正想阐明这从未被人启发的一角。

对于人性中潜意识的探求原是晚近的事。这里柏格森(Bergson)与弗洛依德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同时表现于文学上的则有象征派、表现派,与超现实派的诗人与作家之出现。他们都尽力向人性阴暗的一面搜罗他们的题材。这未始不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法国当代两位最大的作家普卢(Marcel Proust)与纪德都是在潜意识的探求中发现人性的真谛。所不同的,普卢想在潜意识的研讨中去探得爱情与艺术的真实性与持久性,而纪德却想从潜意识去建立新道德的基石。

纪德常被指责为最不一致最矛盾的作家,但我们如能理解纪

德为阐明人性的一角,不惜在极细微的事物上去花极大的功夫,也就不难理解他的矛盾之处真是他诚实的证据。为探求真理,他往往不惜拆穿一切人性的假面。

他毫不犹豫地把诚实看作最高的德行,而也是最难达到的德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因为受种种旧礼教、旧道德的束缚,差不多已到不能表达真正自我的地步。人的思想与行动像已都有了固定的模型,所以想达到诚实的地步,第一就非摆脱一切习俗不可。陀斯妥易夫斯基说:“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保持自己的真面目”,歌德也说:“人最高的目的,而也是最难达到的目的,是在知道自己的思想、情感,换句话说,知道自己。”所以在伦理方面,纪德所主张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道德观(La Morale Individualiste)。

纪德所谓个人主义道德观多少与尼采的有点相仿。尼采说:“忍受痛苦是件小事:弱女子、奴隶在这方面已有充分的表现;但当患难袭来时能不屈服,能抵挡,这才是真正的伟大。”而纪德说:“我的心!坚强你自己,对抗一切无用的同情——因为同情只是妥协的暗示者。”

没有比个人决定走自己的道路这一刻更严重,更感动人。当人开始走他自己的道路时,他必须知道他自身的力量,他应驮的重负。这决不是一般人所设想的自私自利的行动,而是一种最痛苦的行程。在这情景中,人应有克服一切的勇气:家庭的牵制、旧道德的束缚、他人的诽谤。

纪德的《依莎培尔》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几月来一个年青的女子计算着怎样与一个邻居的男子私奔(因为她父亲不允许她和那男子结婚)。一切都预备妥当了,私奔的日期也定下了。但是不安突然袭上她的心头。她退缩了,她让环境克服了自己。而另一